



草原新史

烏兰巴干著

草原新史

烏兰巴干著

草原新史

著 者 烏 兰 巴 干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094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850×1156 1/32 印张：6 7/16 插页：2 字数：125,000

1961年5月第1版

196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10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78·1720

定价：(八)0.66元

內 容 提 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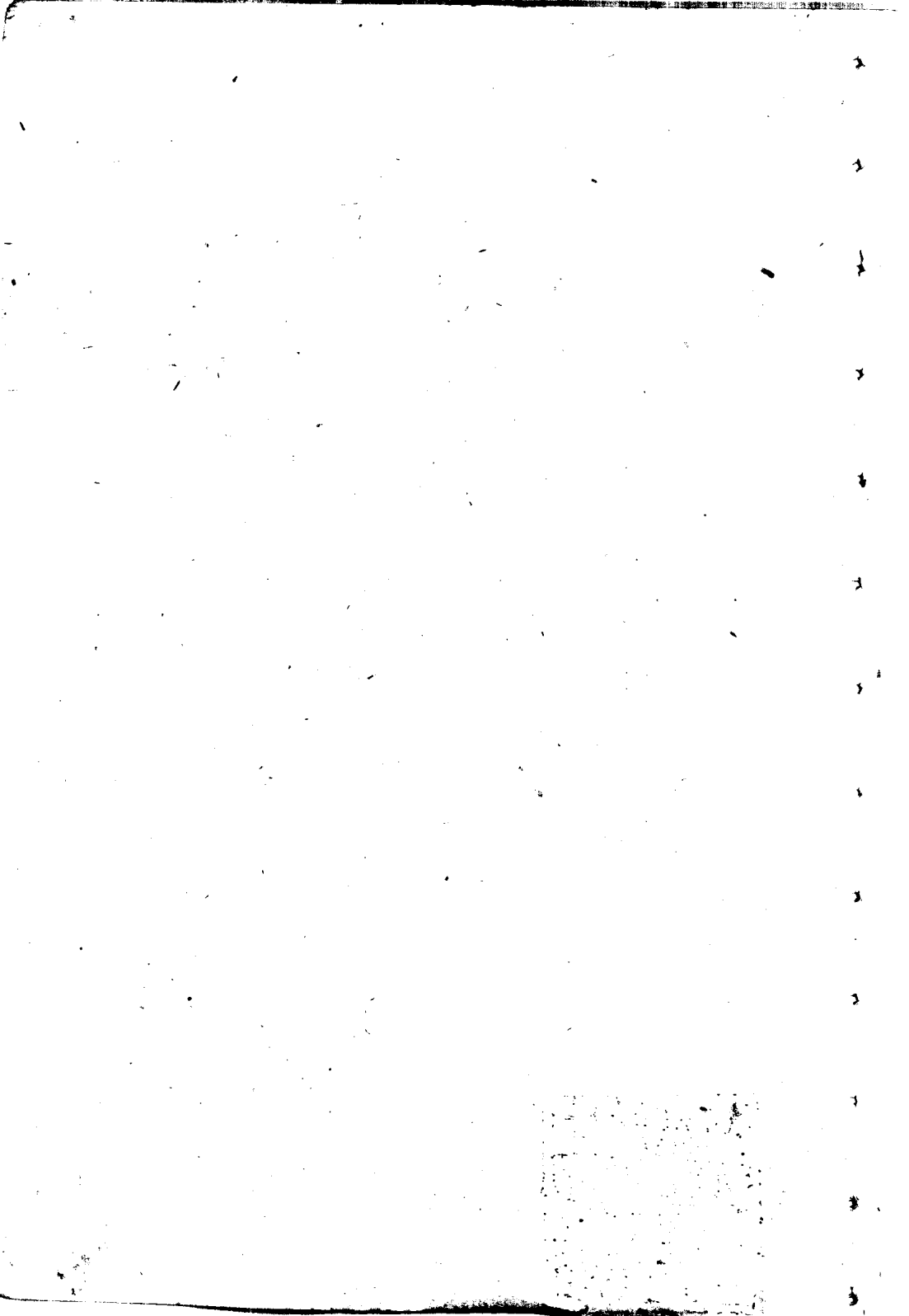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蒙族青年作家烏兰巴干的小說特写选集，收有十五篇作品。在这些作品里，作者满怀热情地描繪了内蒙草原在党的光輝照耀下的新气象、新变化，着重反映了大跃进、人民公社化以来嶄新的生活，惊人的发展。作品描塑了不少草原上先进人物的形象；这些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新人，身上都閃耀着艳丽的共产主义光芒。

目 次

阿拉坦娜	3
牧場上的春天	18
馬場主任	27
馴馬姑娘	43
草原上的小摔跤手	50
初春的山谷	89
鄂倫春姑娘	105
在叶荷塔拉草原上	119
故鄉的變遷	129
兩姐妹	136
女主任散丹琪琪格	143
第一個春天	157
紗林花兒	167
紅旗手	176
草原新史	192

后 記 · · · · · 202

草原新史



阿 拉 坦 娜

我在十年前就認識錫泥河苏木①拉喜道布頓的女兒阿拉坦娜。那时候，她还是一個十多歲的小女孩子，手里拿着一條短柄的馬鞭子，總是騎着一匹馬，和爸爸一起，在草原上風里來雨里去的放羊，十天半个月也不回家一次。我和她頭一次見面，是在野甸子里。她爸爸認真的向我說：

“我這個姑娘是我的好大的幫手呀！用小子我還不換呢！”

這是夏天，阿拉坦娜的紅團團的小臉，被炎熱的太陽曬脫了一層皮。她聽了爸爸這短短的介紹，看了我一眼，有些不自然的垂下了頭，可是臉上顯出滿意的微笑。

她爸爸是個直性人，好飲酒，要是醉了，就不顧一切的躺在野甸子上睡大覺。這時候只有小阿拉坦娜一個人牧羊。有一次她爸爸喝醉了酒正在睡覺的時候，突然一只狼從遠處襲來，沖進了羊群，剎時將羊給咬倒了好幾只。小阿拉坦娜來不及叫爸爸，忙騎上了馬，抓起爸爸的套馬竿子，飛馳進羊群里，那只狼一看來了人，拋下羊群逃走了。小阿拉坦娜不放鬆的追馳而去。當爸爸醒來的時候，小阿拉坦娜已將狼用套馬竿

子套住。回来的时候，它已经被勒死了。

那时候，我就知道她是一个热爱劳动、性情勇敢、充满着智慧的姑娘。

今年六月，我因为去一个辽远的地方采访，顺便又到了锡泥河苏木。锡泥河地方和解放前的情形是完全不同了。那绿茸茸的草原，那银色的锡泥河，象用银丝线绣的银盘肠花纹一样美丽。翠绿的杨柳，垂着枝头并列在河的两岸。牧羊人的吆喝声与牲畜的咩叫声，连奏在一起，编成了美妙的旋律，在这幸福的天地间旋转。

我看到这种使人无限兴奋的情景，忽然想起了十年前的小阿拉坦娜姑娘。她的住处我似乎还没有忘记，于是放开了马，顺着河岸走了几里路。河的彼岸一个草原的平坦地方，座落着数十个新的蒙古包。我感到奇怪：从前这里没有这么多的蒙古包呀！我向一个行路的人了解，他说：去年这里已经成立了一个牧业生产合作社，从几户发展到几十户了，把爱里^①的名字也改为了乌兰格尔勒^②。

我来到爱里旁下了马，挨家挨户打听阿拉坦娜的蒙古包。我所打听过的许多蒙古包的主人——老人们和儿童们，他们不但不知道阿拉坦娜的蒙古包，而且还说连这样的名字也没有听到过。我有些失望了。我想：她也许是搬走了，这里都是新来户，所以不了解。

① 区一级政府。

② 屯子。

③ 红光的意思。

我牵着马从爱里中穿过，走过爱里西头的一个蒙古包旁时，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，穿着一身红缎子衣服，坐在蒙古包门口绣着花荷包。她身边有两个小羊羔跑来跑去的玩耍着。于是我走近了小姑娘问道：

“小妹妹！你知道不，阿拉坦娜的家在哪住？”

我顺口将阿拉坦娜的父亲的名字也说出来了。

小姑娘一听我说的话，忙将绣的花荷包藏在身后，慢慢的站起来，停了一会，才笑了笑说：

“啊！你怎么连我姐姐的小名都知道！”

我高兴的說：

“那么说，这是阿拉坦娜的家了？”

小姑娘用点头回答了我。

我将马拴在哈夏^①的門栏上，进了蒙古包才想起来：十年前这小姑娘成天背在媽媽身上，媽媽有时背着她出去撿牛粪，她哭鬧的不行。

小姑娘将花荷包放在一旁，忙給我燒奶茶。我一边喝着奶茶一边訪問起阿拉坦娜的情形来了。小姑娘一边笑着，一边比手划脚的說着。

原来，阿拉坦娜在很早以前就改了名字。她第一次組織牧业生产互助組的时候，很多有落后意識的男人，对她抱着嘲笑的态度，都这样說：

“一个姑娘人家，怎能领导这样大型的牧业生产呀！”

① 牲畜圈。

阿拉坦娜的爸爸和媽媽听了这些不三不四的話，三番五次的劝說她：

“我們当老人的，对自己的亲骨肉总是抱着无限誠懇的态度来教养；組里的男人們都看不慣女人当組长，我看算了吧，还不如在家閑呆一两年，然后找个可心的对象……”

阿拉坦娜听了这話，紅脹着臉，气得眼睛都起了紅絲。她一口咬定的說：

“这些事爸爸媽媽不用費心，我自己来处理；要是听那些落后男子的話，那我們就要放下生产，放下建設社会主义的远大理想……”

三四年里，阿拉坦娜领导的互助組，牲畜增产数字每年都增加。某些組員对她的看法也有了轉变。但，組員們总是不习惯女人领导互助組，所以，建議阿拉坦娜改一个男人的名字。阿拉坦娜接受了大家的意見，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烏兰格尔勒。

三年前烏兰格尔勒加入了共产党，并且几年来一直是担任青年团的支部書記工作。建社后她被选为烏兰格尔勒牧业生产合作社社主任，去年又光荣的被选为旗人民代表。

小姑娘一边介紹一边又拿起她方才綉的花荷包向我說：

“我姐姐最近要結婚啦，要我来帮她綉荷包，这是我姐姐自己設計的样式。”

荷包上綉了一道河，河上边綉了两只飞翔的銀色鴿子。这两只鴿子翅膀接着翅膀，給人一种亲切幸福的感觉。我看着荷包上的鴿子，仿佛看到了阿拉坦娜少女时代的勇敢的姿态，

和那忠誠的微笑的面孔。我心里暗想：她可成了新社会的主人啦！

我和小姑娘閑嘮时才知道：阿拉坦娜赶着社里的大馬群去走敖特尔^①，她爸爸去社里剪羊毛，媽媽在甸子里挤牛奶。

中午时分我打算繼續赶路，但，总觉得不亲眼看看阿拉坦娜心里很遺憾；再加上小姑娘再三的要留下我，所以，我决定在此住一宿，第二天再赶路。我出外松下了馬鞍子，回蒙古包时，小姑娘坐在一旁又綉起荷包来了。中午的太阳热烘烘的，从蒙古包的烟囱口斜射进来，整齐而美丽的蒙古包里十分靜寂，只有小蟋蟀从箱子后面伸出头来小声的唧唧叫着。包里左侧哈恩架^②上挂着两件尊貴的奖品，那上面的金字被阳光照着，閃着燦眼的光亮。我以好奇的心情走到旁边一看，是两面錦旗，一面写着：“打狼保畜”，奖給打狼模范烏兰格尔勒。另一面写着：“抗灾过冬”，奖給救灾模范烏兰格尔勒。我看了这两面光荣的旗帜，情不自禁的又問起小姑娘来了：

“小姑娘，你姐姐是这么多的模范呀！”

小姑娘一边綉着荷包一边說：

“我姐姐是打狼模范。前年政府号召打狼保畜，她有一天用套馬竿子活活的套住了六只狼。她还发动别的妇女出去消灭狼害。一年里，她一个人前后打着了二十多只狼。”

小姑娘停了話，抬起头来看了一眼錦旗，她似乎用眼睛告

① 放牧抓膘。

② 蒙古包架。

訴了我，那左邊的錦旗就是上級政府獎給她姐姐的。

小姑娘將眼光移到右邊錦旗上時，更興奮百倍的說起來了：

“去年冬天，一連一個來月的大暴風雪。這是草原上多年來未曾有過的。我姐姐為了社里的牲畜不受損害，成天在大雪里過日子，衣服被雪襲得凍上了一層冰，臉凍裂了口子直流血。在風雪開始後十天，她第一次從甸子裏回來，已經很瘦了，渾身是冰雪，連頭髮上也結成了冰塊。我抱住姐姐的身子，忍不住哭了。可是，她只是說：‘好妹妹，我的身子受些損傷還是小事，那些羊、牛、馬，是我們大家的財產……’姐姐只在家停留了半個小時，又到甸子裏去了，一去二十多天，一直到風雪停了後才回來。這次不是騎馬回來的。”

小姑娘說到这里頓了下，我忙問道：

“坐車回來的？”

小姑娘慢吞吞的說：

“是別人用担架給抬回來的！”

“她怎么了？”

“担架一抬進屋，我才看到姐姐的头和手脚全用藥布包裹着。她的眼睛瞪的很大，但，已失去了光彩。我們一家人都為她耽心流淚。可是姐姐的臉上不但看不出痛苦的样子，反而帶着笑容。姐姐剛从担架上下來，還未喝一碗熱茶，政府派來的工作員就到來了。工作員代表政府帶來許多禮品和這一面獎旗，一面向姐姐慰勞，一面祝賀她獲得榮譽。旁人也一致贊嘆着姐姐同風雪鬥爭的事跡。事情原來是這樣的：當大雪下

了十天后，平地里堆集起三尺深的雪，以后的日子就是連天暴风，羊草堆大部被风吹散了；羊群在雪地里起着堆，路也不能行，发生了餓死冻死的現象。姐姐看到这現象，立刻动员大家把被风吹散了的草集中起来，送給羊吃。这个問題剛解决，有人来报告說：有一批羊，大約千余只，被大雪給埋起来了。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晚上，那夜天又黑风雪又大，姐姐不顾一切，領着十多个人去救羊。她和风雪斗争，用自己的手扒雪，把被埋在雪里的羊一只一只的救出。有时她在风雪里冻麻了身子，昏迷了，可是一醒过来又繼續扒，直到她全身冻僵了为止。”

小姑娘讲完的时候，我粗粗的喘了一口气。我回过头去望着那金光閃爍的錦旗，錦旗上仿佛浮現着阿拉坦娜的英雄的臉孔。她确是长大成人了。我想走的心情全都沒有了，無論如何也要等着阿拉坦娜回来。我問小姑娘：

“你姐姐多嚕能回来呢？”

“不一定，也許今天，也許是三天后！”

我們正在嘮着，阿拉坦娜的媽媽和爸爸回来了。老人和从前一样，只是有些胖，头发也白了。老太婆怀里抱着一头剛生的牛犢子，高兴得眼睛都眯成了一道綫。我向两位老人問了安。老人对我非常亲热，放下手里剪羊毛的剪子，忙从靴子里抽出一把刀子去杀羊。老太婆一边給我拿奶豆腐吃，一边說：

“我們十年不見的客人哪！十年变化真不小呀！現在我大姑娘是社的主任；二姑娘在学校里讀書，今天禮拜天回家

来帮姐姐绣荷包。”

这时小姑娘出外帮助爸爸杀羊，不久，突然飞也似的跑进来喊：

“媽媽！社里的大馬群回来了！姐姐也回来了！”

我忙和老太婆、小姑娘走出蒙古包向西甸子一看，那里果然出现了成千上万的馬群：玉白色的、淡青色的、枣紅色的、黑褐色的，鬃尾厚长的……各种各色的馬匹都有。嘶叫声連成一片。頑皮的馬駒撩起前肢在撒欢；有的馬不知为什么圍繞着馬群奔跑不停。

馬群一时安靜下来。忽然从西北面飞驰来一位騎士，手拿套馬竿子，冲进了馬群，群馬立刻四分五散的成帮成伙的跑起来了。

小姑娘指着那騎士喊：

“媽媽看！我姐姐要套馬！”

我忙随着小姑娘的手指望去，才看准了那位騎士是个姑娘。她騎的是一匹枣紅色的駿馬，身穿綠緞子衣服，头扎着黃綢巾，腰纏着寬大的紅綢帶，烏黑的馬靴閃着光。当馬飞奔起来的时候，她的衣襟飞舞起来，好象五花六色的蝴蝶在草原上自由的飞翔。当她騎着馬冲进馬群时，的确象个勇士上了戰場。

阿拉坦娜冲进了馬群后，寻好了套馬的目标，立即向一匹黑褐色的又高又大的馬襲去。黑褐馬闖出了馬群一直向錫泥河飞奔。阿拉坦娜直追过去，馬蹄子敲着草地，发出有节奏的“格噠，格噠”的音响。我的眼睛随着阿拉坦娜轉动。只見她

的枣红马飞速的越过了黑褐马，然后她机警的转过身来，伸长了套马竿子，黑褐马刚要转身时，她敏捷的将套马竿用力一甩，皮套子早已套在黑褐马的嘴巴上了。黑褐马一时疯狂起来，撩起两只前蹄，用全力挣扎。阿拉坦娜喊了一声，用力的撑住了套马竿子，向后猛力一拉，黑褐马立即抖着身子不动了。这时候不断的传来阿拉坦娜清朗的笑声。过了一会，不知从哪里飞奔来了一位青年男子，将套住的黑褐马用缰绳绑好，和阿拉坦娜有说有笑的一同驰走了。

我回到了蒙古包，心在慌，只望阿拉坦娜快些回来。这时老人已杀好一只羊；小姑娘去烧水；老太婆切好了羊肉准备着手煮。一家人正在忙碌的时候，阿拉坦娜回来了。她一进蒙古包，老人就指着我对她说：

“姑娘，你还认识这位同志不？”

阿拉坦娜怔了一下，突然，跑上前来和我握手；我的手几乎被她攥痛了。她笑起来，说：

“你不是乌兰巴干同志吗？我们一晃足有十年不见了！”

我看着她红红的圆脸，模样和小时一样，但，身板已健壮起来：宽宽的胸脯，强壮的臂膊，冷丁一看，真不象个大姑娘，好象一个小伙子。两条又粗又黑又长的辫子，顺着坚实的双肩垂下来，一直越过了腰带；两只又黑又亮水灵灵的大眼睛，象宝珠似的闪着光芒；短鼻子，厚嘴唇，一說一笑，脸颊上现出不大清楚的小酒窝……我看着她真诚的态度和那美丽而强壮的身子，不觉得说：

“你已经长大了！你的确是个劳动能手呀！”